

數算恩典 不應有憾

張浚華

外子李國鈞於 2014 年 2 月 14 日晚上辭世，魂歸天國。我直覺他是陪我過完元宵節情人節才走的，雖然他一向不甚重視節日。他最喜歡說，我們日子過得開心，天天都是過節。

他一直很開心，做夢都嘻嘻哈哈。

2003 年，他做髖骨手術，併發肺炎，險象橫生。及後化險為夷，活多了十年，是賺回來的。

2013 年，他傷腳、我傷腰，分別入院。多虧“兒童樂園之友”幫我們重建家園，我們回家團聚，又延續多了半年。

大年夜，他跌跤，送進了醫院骨科病房。

年初一去看他，他說檢查了一晚，等大醫生明天上班，決定做什麼手術，再看看留院還是回家。他說得輕鬆。

醫院本來有午、晚兩次探病時間，因為禽流感高峯期，改為傍晚一次。我天天去，問題是要找人推輪椅，由不同的人輪流捱義氣。

年初三，好友餵他喝了一罐加營奶、半杯水，還大字紀錄教他怎樣用剛買去的手提電話，留下字條給他。他很高興，笑了。

年初四，他早上打電話來，說很好，他沒事。

年初六，上午主診醫生打電話來，說要幫他在病房做個手術，局部麻醉，在左膝下打一管不銹鋼釘。

傍晚我去到時已經做了手術，床頂架了一個覆蓋全床的金屬大架，吊住他的左脚。我還未見過這樣的陣象呢！除了手術，醫院肯定還花了很多工夫。

年初七，外子醒着。他和我講了些話，說大家都不明白他，只有一个人明白。的確是大家都聽不懂他的話，只有一位四川護士姑娘聽得懂。

躺在病床上不能動，太辛苦了。他可以動氣，大罵幾句出出氣肯定會舒服些，我也會在旁助陣，但他嘀咕了幾句就叫我回去。

年初八，早上一位男護士長打電話來，說社工姑娘問病房是否可以特許我上午去探望。他說病人沒有什麼變化，我去對病人沒有幫助，又冷又雨，不如自己保重。他們會開會，看看幫他做什麼手術。我問不會有什麼危險吧？他說不會，叫我告訴社工姑娘不要打電話去。

傍晚，五弟陪我去醫院。

我推醒外子。他張開左眼，看見五弟，笑了。五弟父子在我們上次住院時常常探望又幫我們買東西，他很惦念他們。

年初九，我帶了一張謝帖交給主診醫生，謝謝醫護人員的照顧，同時表達我的擔憂。再做手術不知道外子可受得了，讓他減輕痛苦舒服點最緊要。

初十，骨科總醫生發現外子腦部有血管栓塞，中風了。

接着的幾天，他時而清醒，時而昏睡。深切治療部的醫生來視察，看看要不要進深切治療部。我說插喉、心肺復甦這些受苦的搶救工作就免了。

正月十四早晨，內科醫生打電話來，說外子血液的電解質不足，怕會離開，叫我盡量去陪伴。我不能久坐，所以早晚去。

正月十五(2月14日)，外子全昏迷，但他們說聽覺是最後才消失的，叫我多和他講話。

我請他不必擔心我，我日後自會到天國找他。好友也分別告訴他，她們會照顧我，請他放心。

晚上 10:39 分，外子走了，去得安祥。

嫁給李國鈞是我此生最大的福氣。外人不斷提點我身在福中，我怎會不知道。我最感謝他包涵我各方面的任性。

弟妹以為他勞我照顧，其實是我不能沒有他。往往他一兩句說話，解我疑團、令我釋懷。有他在旁，我活得安心。

我一直想跟他說，若有下輩子，我再嫁給他。不是怕他不答應，他很少拒絕任何人任何事。但連我自己都覺得，他理應有個更溫柔的伴侶。我與他一起渡過美好的 50 年，夫復何求，還是隨緣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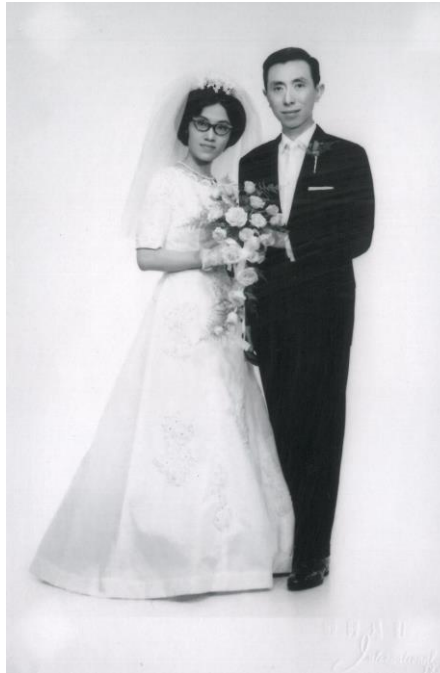
他已高壽。活得太長久，難免有痛苦伴隨。千古艱難為一死，他走得不疾不徐，選的地點也妥當。

感謝上天、感謝耶穌基督、感謝“兒童樂園之友”和眾多支援我的讀者和同學朋友、感謝將軍澳醫院的醫護人員、感謝靈實醫院的醫護人員、感謝明愛、聖公會安老服務各位姑娘、感謝一日三召喚、隨傳隨到的陪診姑娘，你們是天使。

這些年外子深居簡出，我也是腰傷未癒，所以只為外子舉辦一個簡單隆重的喪禮，不敢勞駕各位前來致祭，敬辭花圈帛金。各位有心，心領了。



向主婚人唐君毅先生夫人行禮



時維 1965 年 5 月 16 日



難得一見穿西裝的牟宗三先生（左一）







真有那麼好笑嗎？（右二那位）



聯藝廣告公司宴客



八十年代聯藝機構年夜飯



已故知交葉品賢（右）



賀同德鄭先生新婚



聯藝機構春茗



此君唯獨打牌時不饒人，綽號李(理)三家



攝於 2013 年